

Headline	QR code on information signboard explains the species of the tree		
MediaTitle	Guang Ming Daily		
Date	06 Nov 2019	Color	Full Color
Section	Supplement	Circulation	49,712
Page No	B4	Readership	149,136
Language	Chinese	ArticleSize	1630 cm <sup>2</sup>
Journalist	N/A	AdValue	RM 24,548
Frequency	Daily	PR Value	RM 73,644

百年樹園變綠肺 2

檳城植物園是英殖民時期留下的禮物，讓我們得以有一座有別於一般州級公園的休閒場所。近年來，該園區更作出不少努力，包括為園區樹木重新編碼，設立資料數據庫，同時在每棵樹下設置資訊牌，展示有關植物的俗名與學名，同時還在資訊牌上附上QR碼，詳解有關植物的知識，希望行人道上的民眾能偶爾停下健行腳步，細賞植物園一株株樹木的生命變化。

進入檳城植物園，映入眼簾的便是一排排有著古老傳說的炮彈樹(Cannon Ball Tree)，傳奇的炮彈樹從開花結果到重新發嫩枝、花朵嬌紅、宛如炮彈的果實，都昭示著人來人往中的時間變化。我們到訪植物園，可以從少年到老年時期，年年不斷增長，但即便年更替，炮彈樹卻依然是標本樹，容顏不變。

多少代的檳城人與旅客在植物園游玩、運動、戀愛、帶子踏青、散步，植物園中百棵古樹、花草，只待不同時代的人在路過時偶爾引領，發現它們風姿瀟灑的生態。

百年老樹多達百棵

根據最新修訂的《檳城植物園特別區域發展藍圖》，檳城植物園有超過400棵樹的“胸高”直徑超過50厘米，其中有超過百棵老樹的“胸高”直徑超過100厘米。若以一厘米代表一岁的标准，这也意味着，这里有百棵百岁老树。

在这当中，园内最老与最大的树木有29棵，它们的“胸高”直徑皆超过150厘米。

这些活过一世纪的老树，有些是创园期间种下的，有的则是在森林地被改造成植物园后，从原森林中幸存下来。

根据蓝图内的资料，檳城植物園古樹的定义是以樹木、樹形、樹齡、文化及歷史意义为主，条件是樹木的“胸高”(dbh)直徑皆超过150厘米。

徑必須超过50厘米，这代表其樹齡超过50年。

每个国家对古樹的定义有不同标准。经常使用的标准指标是樹齡、體積、樹木、樹形、稀有程度、文化与历史意义、特殊生物特征等。

从檳城植物園原有森林地留下至今的古樹包括黑桉樹(*Alstonia angustiloba*)、刺卵殼木(*Palaquium obovatum*)、野杏仁(*Iringia malayana*)、仁面子樹(*Dracometelon dao*)、黃樟(*Cinnamomum porrectum*)、總翼木(*Crypteronia paniculata*)、蒲葦(*Syzygium spp.*)。

相信是在創園後才種下的樹木則是印度紫檀(*Pterocarpus indicus*)、黃花茄木(*Peltophorum pterocarpum*)、香友莉(*Fagraea fragrans*)、Boea microphylla、荔枝樹(*Litchi chinensis*)、桃花心木(*Swietenia mahagoni*)、爪哇翅子樹(*Pterospermum javanicum*)、呂宋毛棉(*Diospyros malabarica*)、香茅草(*Sterculia foetida*)。

建檔設資料數據庫 資訊牌QR碼釋樹種



民眾如今可以利用樹木名牌上的QR碼，了解更多關於樹木的故事。

植物園內的炮彈樹，果如炮彈，因此得名。



呵掃描QR碼 閱樹木資訊

古樹群像，植物園丛林显得古朴悠远，在时代更迭中风情万种。

檳城植物園园长苏芳源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植物学家，上任两年多来，他对园内每株植物的背景如数家珍。

地球上的植物有各种用途，在人类发展过程中不只是扮演美化景观、充饥食物、经济农作物的角色，植物对空气、阳光、水、土壤营养的不同反应，都一一展示着生命的奥妙。

苏芳源说，这也是历代植物学家愿意一生出入丛林，奉

献身植物研究的原因。

苏芳源希望更多人掌握基本的植物知识，品尝植物之美。因此，主要树下不只有资讯牌，展示俗名与学名，资讯牌上还附有QR碼。

“园区的网络讯号不强，因此，扫描QR碼后，链接上的是简单的文本资讯。”

文本资讯虽简短，但已足以令民众对这株植物有全面认识。以黄花茄木(*Peltophorum pterocarpum*)为例，此树不但在檳島及威省道路旁常见，同时也在檳城植物園内“花枝招展”，每逢花季时总是开满点点黄花，别称“黄色火焰”。

当我们用手机扫描其QR碼后，就可看见文本资讯显示此树是落叶或半常绿乔木，还有树冠、花朵与果实的特征、生态与分布、用途等资料。



苏芳源向他了解工作情况。

檳新植物園 結為姐妹園

在檳城植物園內，有一株至今只开花但未结果的稀有单身树。此树相信是在1960年代以前就生长于此，但已消失相关的种植年份资料。

园区内的大树几乎都会开花结果，这株俗称山马茶(Ceylon Jasmine Pinwheel flower)的树，多年来却未开花结果。

苏芳源说，这株树的学名是 *Tabernaemontana polyneura* (King & Gamble) D.J. Middleton，它是马来半岛的稀有品种，在檳城植物園內只有一株。

他披露，园內没有人看过它的果实，可能它需要两三種的树木才能完成结果程序。他推测，若此树此前已存在，新加坡植物園可能也有同样的树木。

“为何新加坡植物園称为檳城植物園的姐妹園？因为当年管理新加坡植物園的人，他们也管理檳城植物園，他们在新加坡种植的植物品种，也会送来檳城。例如炮彈樹(传说中的佛数圣树)，在植物園可见，在新加坡植物園也可见。如果我们来查询檳城植物園炮彈樹的栽种历史，可到新加坡植物園查找，便可以追溯当中的痕迹。”



資料會浸毀 植物再編碼

不久时，檳城植物園当时刚全归本地官员接管，所有树木的记录资料都收藏在园区的图书馆。

“当时，图书馆建筑物的屋顶漏水，浸湿所有植物记录簿。那时的官员可能不知道这些记录的重要性，把湿了的记录簿都丢了，而不是拿去晒干。”

他对此感到可惜，后来，檳城植物園也有逐步重建園內植物資料，目前，他利用现代科技，让资料系统化，整理成完整的植物資料庫。

最古老園區 標本數量少

于1884年开办的檳城植物園是全马历史最悠久的植物園，也是全马植物研究的初始端。

苏芳源说，园区内有图书馆、标本室，尤其是标本室的植物标本数量至今还在增加。身为植物研究员，他必须走入森林，才能展开研究。

与此同时，苏芳源每年也会带领团队到全马各州采集植物标本，每年出行数次。

他说，采集回来的品种，都是马来半岛热带雨林的特有品种，成熟植物将被压制成标本，原株的植物幼苗则会被移植到植物園的幼苗培育室，以便研究如何在園內栽种。

他披露，檳城植物園是马最古老的园区，但其所有种的植物标本数量却占全马的植物标本数量的不足1%，只有约4000种植物标本。目前，大马

明日過來

他在園內举办手机摄影教学班，教市民大众运用手机拍下美景。檳城植物園的美，不但吸引专业摄影爱好者，也成为市民经常拍照打卡，还促使

民放生烏龜 蓮池葉不長

植物園內的睡蓮池，以及園內的睡蓮池都是人们賞蓮的好地方。睡蓮池去年曾因人们任意放生烏龜，导致池中寸草不长。所幸，今年植物園大門前的睡蓮池在数月前的花期，已露出花色。

苏芳源对睡蓮池的逐步恢复仍不满意。他说，至今仍有人偷把烏龜放生到池里，尤其是園內的蓮花池。

園內的小蓮花池地点较为隐蔽，若有人悄悄到该池放生小动物，也不易被发现。对此，苏芳源显得非常无奈，并指当局已一再劝阻民众到此放生，甚至明列告示牌，但有民众还是带着烏龜到此放生。

被放生的烏龜过后以睡蓮幼苗及枝叶为食物，导致睡蓮种植计划经常失败。

他说，虽然放生是民间文化，但民众不应到植物園区内放生，避免破坏原生态。

